

像手表背面故意暴露着转动的齿轮

贾平凹

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岭》，后因嫌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名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哈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这是生命的初声啊。

关于秦岭，我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里，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

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秦岭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土地上的都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崛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七十二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

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

《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了构思，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我想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萝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息上尽落些苍蝇。

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写作有写作的责任和智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辈子的事，鸡有蛋了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么。初稿完成到2016年底，修改已是2017年。2017年是西安百年间最热的夏天啊，见到的狗都伸着长舌，长舌鲜红，像在生火，但我不怕热，凡是不开会就在屋里写作。写作会发现身体上许多秘密，比如总是失眠，而胃口大开；比如握笔手上用劲了，脚指头却疼；比如写那么几个小时了，去洗手间，往镜子上看，头发竟如茅草一样凌乱，明明我写前洗了脸梳过头的，几小时内并没有写，也不曾走动，怎么头发像风怀其中？

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是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摊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是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承接过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可不像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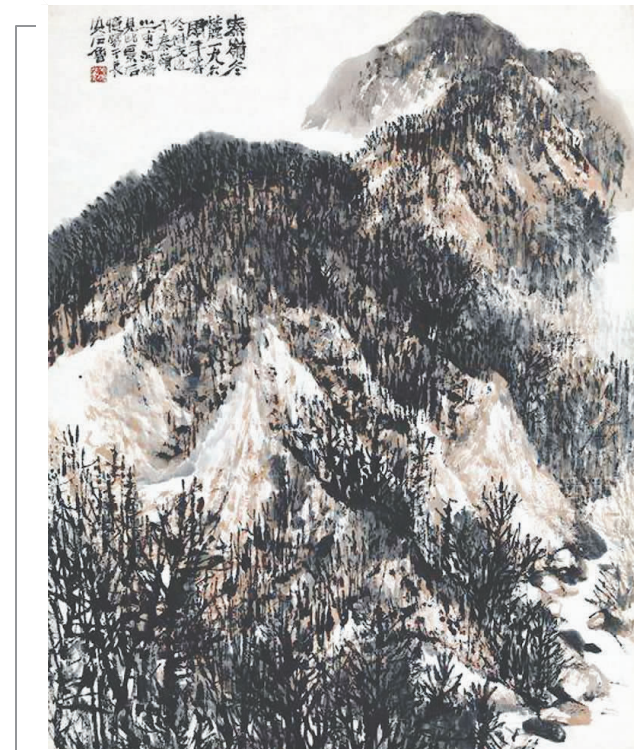
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贾平凹，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

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

的贾平凹，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这个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是李平凹或张平凹。站在此岸，迈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人得

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

说实情的话，几十年了，我是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是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



石鲁作品《秦岭冬景》(局部)

贾平凹钻进钻出故土秦岭，捧出了第16部长篇小说《山本》，42万字；继《1Q84》后睽违七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最新长篇《刺杀骑士团长》简体中文版新鲜出炉，55万字。2018年开年，两部重磅大部头，令许多翘首以待的读者大呼过瘾。巧合的是，两部作品都试图以文学书写历史并展开思考，彰显了中日文坛两位“长跑”高手的文学野心。写作《山本》，贾平凹曾企图把秦岭走一遍，后一头扎进当地各种资料、传奇中，“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

林少华则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村上春树从一幅画引出的谜团切入，对近现代东亚历史投以冷静、忧郁而犀利目光。此前，因“承认南京大屠杀”，村上春树遭到日本右翼的围攻，他在采访中称，历史是国家的集体记忆，将其作为过去的东西忘记或偷梁换柱是非常错误的。“如果可能，但愿给人以好的力量。这恐怕也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这一期文艺百家，我们听听作家贾平凹、村上新作译者林少华各自的创作、翻译心声。

——编者话

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它们的原因。一日远眺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似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的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对了，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相遇而进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

过去的历史，有的如纸被糨糊死死贴在墙上，无法扒下，扒下就连墙皮一块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边爬满了虫子和苔藓，搞不清哪是碑上的文字哪是虫子和苔藓。这一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是强悍还是懦弱，是善良还是凶残，是智慧还是奸诈？无论那时曾是多么认真和肃然、虔诚和庄严，却都是佛经上所说的，有了挂碍，有了恐怖，有了颠倒梦想。秦岭的山川沟壑大起大落，以我的能力来写那个年代只着眼于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况大的战争从来只有记载没有故事，小的争斗却往往细节丰富、人物生动、趣味横生。

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仍是一有空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在秦岭深处的一座高山顶上，我见到了一个老人，他讲的是他父亲传给他的话，说是，那时候，山下军行不得鼓角，鼓角则疾风雨至。这或许就是《山本》要弥漫的气息。

一次去了一个寨子，那里久旱，男人们竟然还去龙王庙祈雨，先是祭猪头，烧高香，再是用刀自伤，后来干脆就把龙王像抬出庙，在烈日下用鞭子抽打，而女人们在家里也竟然能把门前屋后的石崖、松柏、泉水，封为xx神、xx公、xx君，一一磕过头去，嘴里念叨着祈雨歌：天爷爷，地大大，不为大

人为娃娃，下些下些下大些，风调雨顺长庄稼。一次去太白山顶着老爷池，池里没有水族，却常放五色光、万字光、珠光、油光，池边有着一神鸟，如画眉，比画眉小，毛色花纹可爱，声音嘹亮，池中但凡有片叶寸草，它必衔去，人称之为净池鸟。这些这些，或许就是《山本》人物的德性。

在秦岭里，可以把那些峰认作是挺拔拔萃之气所结，可以把那些瀑认作是阴凉润泽之气所聚，而那山坡上或洼地里出现的一片片的树林子，最能让我成响地注视着。每棵树都是一个建筑，各种枝杈的形态那是为了平衡，树与树的交错节奏，以及它们与周遭环境的呼应，使我知道了这个地方的生命气理，更使我懂得了时间的表情。这或许又是《山本》的布局。

随便进入秦岭走走，或深或浅，永远会惊喜从未见过的云、草木和动物，仍然能看到像《山海经》一样，一些兽长着似乎是人的某一部分，而不同于《山海经》的，也能看到一些人还长着似乎是兽的某一部分。这些我都写进了《山本》。另一种让我好奇的是房子，不论是耳房或是草屋，绝对都有天窗，不在房屋屋顶，装在门上端，问过那里的老少，全在说平日通风走烟，人死时神鬼要进来、灵魂要出去，《山本》里，我是一腾出手来就开这样的天窗。

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醒盹，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我骨子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

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越是不敢懈怠，越是觉得力不从心。写作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耐烦，总是要写些条幅挂在室中，《山本》时左边挂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右边挂的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我觉得我在进文门，门上贴着两个门神，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

终于改写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质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渣，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看，但仍是石狮。(作者为知名作家)

七年磨一剑的《刺杀骑士团长》熔铸了村上春树迄今为止所有文学要素

村上文学的灵魂，是对黑暗历史的反省之心

林少华

《刺杀骑士团长》，是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最新长篇小说，2017年2月24日在东京发行。上下两部，1048页。第一部“显形理念篇”，第二部“流变隐喻篇”。第一部的封面写道：“旋转的物语，以及乔装的话语；自《1Q84》以来期盼七年的最新严肃长篇”。封底附录第一章开头：“那年的五月至第二年的年初，我住在一条狭长山谷入口附近的山顶上。夏天，山谷深处雨一阵阵下个不停，而山谷外面大抵是白云蓝天……那原本应是孤独而静谧的日日日夜夜，在骑士团长出现之前”。第二部的封面：“渴望的幻想，以及反转的眺望：物语将由此驶向何处”。封底：“1994—1995年《奇鸟行状录》、2002年《海边的卡夫卡》、2009—2010年《1Q84》，进一步旋转的村上春树小说世界”。一把镶有宝石的金柄长剑笔直穿过封面封底正中，锐利的剑锋前端现出英译书名：Killing Commendatore。

就篇幅而言，明显长于《海边的卡夫卡》，约略短于《1Q84》，而同《奇鸟行状录》不相上下。印行间隔时间均为七年。常言说十年磨一剑，村上则七年磨一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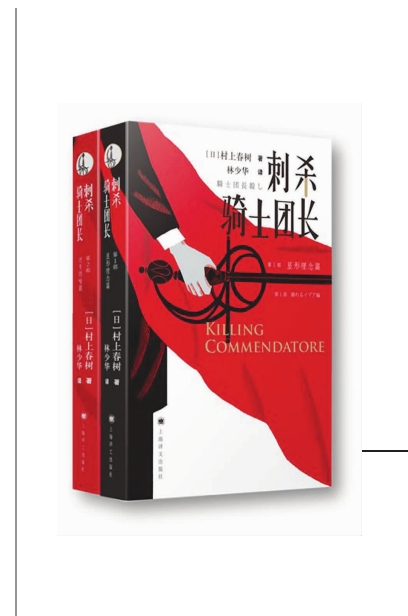
小说处理的是日本题材。而日本从古至今并无骑士，自然不存在骑士团长——书名何以非是“刺杀骑士团长”不可？据《朝日新闻》2017年4月2日报道，村上在接受该报采访时首先谈了这点。“刺杀骑士团长这个书名一开始就有了”。骑士团长是莫扎特歌剧《唐璜》中的出场人物，“每次品听都想骑士团长是怎么回事呢？我为其发给我奇妙感吸引住了。随即涌起好奇心：如果有一本名为‘刺杀骑士团长’的小说，那将成为怎样的小说呢？”这么着，骑士团长不仅成了书名，而且成了小说中的关键词、关键性出场人物。

是的，倘若没有骑士团长出场，因妻子有外遇而离家出走的36岁的

“我”很可能在山顶那座别墅继续“孤独而静谧的日日日夜夜”。然而骑士团长出现了——“我”在别墅阁楼上发现一幅题为《刺杀骑士团长》的日本画。画的是年轻男子将一把长剑深深刺入年老男子的胸口。旁边站着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和一名侍者模样的男人。画显然取材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浪荡公子唐璜欲对美貌女子非礼，女子的父亲骑士团长赶来相救而被唐璜当场刺杀。令主人公“我”费解的是，为何画家雨田具彦把这幅堪称杰作的画藏在阁楼而不公诸于世？为何画中人物身穿1500年前日本飞鸟时期的服装？尤其是，画家想通过这幅画诉求什么？于是，主人公“孤独而静谧”的生活至此终结，小说的情节由此变得波谲云诡扑朔迷离。但《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始终占据核心位置：画家雨田具彦的身世，画的创作起因，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及南京大屠杀。甚至，骑士团长自称“理念”从画中走下来介入“我”的生活、“我”周围人的生活……

日本主流评论认为这部大长篇熔铸了村上文学迄今为止所有要素。对此我也有同感。例如虚实边界或“穿越”这一小说结构自《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来屡见不鲜，被妻子抛弃的孤独的主人公“我”大体一以贯之，具有特异功能的13岁美少女令人想起《舞！舞！舞！》中的雪，走下画幅的骑士团长同《海边的卡夫卡》中的麦当劳山德士上校两相仿佛，“井”和井下穿行的情节设计在《奇鸟行状录》已然出现，即使书中的南京大屠杀也并非第一次提及……

如此看来，确有“旋转”之感——“旋转的物语”、“旋转的村上春树小说世界”。但旋转并非重复。向上，如盘山道，指向盘升；向下，如螺丝钉，指向深入。亦如麻将，每次旋转洗牌都不可能重复，而必然旋转出新的花样、新的局势、新的可能性。



小说处理的是日本题材。而日本从古至今并无骑士。据《朝日新闻》，村上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道：“刺杀骑士团长这个书名一开始就有了。”

《刺杀骑士团长》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村上春树著
林少华译

村上曾写小说是用虚假的砖块砌就真实的墙壁。而我想说，即便旧的砖块，也可以构筑新的墙壁。那么新在哪里呢？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书中尤其引起中日两国读者关注和媒体反响的，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相关记述出现在第二部第36、37章。核心部分已由媒体披露了，恕我重译一遍：“是的，就是南京大屠杀事件。日军在激战后占据了南京市区，在那里进行了大量杀人。有同战斗相关的杀人，有战斗结束后的杀人。日军因为没有管理俘虏的余裕，所以把投降的士兵和市民大部分杀害了。至于准确说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在细节上即使历史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但是，反正有无数市民受到战斗牵连而被杀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人说中国死亡人数是40万，有人说10万。可是，40万人与10万人之别到底在哪里呢？”画家雨田具彦的胞弟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役，“弟弟的部队从上海到南京在各地历经激战，杀人行为、掠夺行

为一路反复不止。”进入南京后被上级命令用军刀砍杀“俘虏”。“若是附近有机关枪部队，可以令其站成一排砰砰砰集体扫射。但普通步兵部队舍不得子弹(弹药补给往往不及时)，所以一般使用刀器。尸体统统抛入扬子江。扬子江有很多鳊鱼，一个接一个把尸体吃掉。”类似描述接近三页，译为中文也应在1500字上下。

前面已经提及，南京大屠杀在村上作品中并非第一次出现。如1994—1995年出版的《奇鸟行状录》通过滨野军曹之口这样说道：“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扔下井去，再从上面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不仅如此，早在1982年的《寻羊冒险记》中，村上笔下的笔锋就开始从东亚与日本的关系这一人口触及由南京大屠杀集中表现的日本侵华的历史。不妨说，所谓“寻羊”，就是寻找明治以来始终伴随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军国主义的源头。村上借《寻羊冒险记》出场人物之口断言：“构成日本现代的

本质的愚劣性，就在于我们在同其他亚洲民族交流中什么也没学到。”而村上之所以追索日本军国主义或国家性暴力的源头及其在二战中种种骇人听闻的表现，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这种“愚劣性”故伎重演。1995年在同后来出任日本文化厅长官的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雄雄对话时明确表达过这方面的担忧：“我渐渐明白，珍珠港也好，诺门罕也好，这类五花八门的东西都存在于自身内部。与此同时，我开始觉察，现在的日本社会，尽管战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重建，但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这也是我想在《奇鸟行状录》中写诺门罕的一个缘由。”同时指出：“归根结底，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结束后没有把那场战争的压倒性暴力相对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明里暗里以非常暧昧的言辞说‘再不重复这一错误了’，而没有谁对那个暴力装置负内在责任。……所以我可以花费如此漫长的岁月最后着眼于暴力性，也是因为觉得这大概对于那种暧昧东西的决算。所以，说到底，往后的课题就是把应该在历史中均衡的暴力性带往何处，这恐怕也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毋庸置疑，村上这一责任感和战斗姿态是促成《刺杀骑士团长》诞生的起因之一。据日本《每日新闻》2017年4月2日报道，村上就此接受媒体采访，当记者问他对题为《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的背景投影有纳粹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阴影这点怀有怎样的想法时，村上回答：“历史乃是之于国家的集体记忆。所以，将其作为过去的东西忘记或偷梁换柱是非常错误的。必须(同历史修正主义动向)抗争下去。小说家所能做的固然有限，但以故事这一形式抗争下去是可能的。”另据《朝日新闻》同日报道，村上随后表示：“故事虽不具有即效力，但我相信故事将以时间为友，肯定给人以力量。如果可能，但愿给

人以好的力量。”

那么，这部自2017年2月24日向世三天即售出48万册的“故事”在这方面给人以怎样的力量——和以往作品中的同样历史要素相比有怎样的不同呢？取材于《唐璜》的《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本身即是一种置换或偷梁换柱——画中人物穿的不是欧洲中世纪骑士服装而是公元六七世纪的日本古代服装。服装被置换了，唐璜为了满足自己对女子图谋不轨的私欲而刺杀作为女子父亲的骑士团长到底意味着什么？画家(或作者)到底借此诉求什么？原本画油画的画家雨田具彦突然改用日本画手法。而这又是为什么？这两点始终是主人公“我”思索和追究的核心问题。

这也让我想起2008年10月29日第二次见村上时他当面对我说的话：“历史认识问题很重要。而日本的青年不学习历史，所以要在小说中提及历史，以便使大家懂得历史。并且只有这样，东亚文化圈才有共同基础，东亚国家才能形成伙伴关系。”

在此，我想以2009年初我以《作为斗士的村上春树——村上文学中被东亚忽视的东亚视角》为题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的论文中的一段话结束这一话题：村上文学中最具东亚性和启示性的东亚元素、东亚视角似乎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和深入研究。他对暴力之“故乡”的本源性回归和追索乃是其作品种种东亚元素中最具震撼性的主题，体现了村上不仅仅作为作家、而且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作为斗士的良知、勇气、担当意识和内省精神。特别是，由内省生发的对于那段黑暗历史的反省之心、对暴力和“恶”的反复拷问，可以说是村上文学的灵魂所在。它彰显了村上春树这位日本作家、这位日本知识分子身上最令人佩服的美好品质。

(作者为知名翻译家、《刺杀骑士团长》译者)